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

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
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懔之
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
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强長久之道
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胡說以下說道理一不中用）
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
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
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

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驥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

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

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

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
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巳其舉禹舉稷舉臯陶伯益
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
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
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
覇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
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
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
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
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之力國所以備方伯之職非分

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

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颦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娘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旣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

自然脗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奈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淸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别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
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
人之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
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
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
焉求之於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
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狷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
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
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

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月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為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卽次之謂不可以軒

輕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魯國顏子自謂旣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囙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

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
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
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
知何如予獨恠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覻破如
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譆笑復
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藴氏兄弟一爲狂
一爲狷掖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
之意卒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但所
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
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

無眞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一生主意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
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
泰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
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
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
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
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
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襃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

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
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
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
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
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
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
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
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
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

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范氏見道語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

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

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

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巳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温太雅潁川陳叔

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與禮樂并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以為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蘇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為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

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佑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

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晩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況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

其詩于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脩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栁集脩因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脩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遺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脩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文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樸率自信無

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之
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
令時邵雍居毋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
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
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
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惜之
石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
參軍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
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

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歐陽脩使河東、薦羲叟及脩唐史、令羲叟專脩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
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雍謝
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閑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
見平生矣
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
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擇薦雍除潁州團練推
官辭不許旣受命即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
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
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
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
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

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柱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脩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

洛、請謚于朝、歐陽脩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
先公正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
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
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
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
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
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
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様看、明
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
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

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頤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頤又在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熈寧初其言乃驗熈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温云邢和叔欲從

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圯下每懸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覲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

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因與伯温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伏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温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温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温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

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搢紳之禍可奈何趙
鼎少從伯温游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
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温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
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
學力行聞道甚早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
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
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

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潔淸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

門而不見判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顥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覩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巳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

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濂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溫尹金陵

說春秋顥時取之至言易顥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
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
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
行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
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
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
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
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
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
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

聖主

嘗曰熈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河淸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即親

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
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
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
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
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
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
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
神宗念顥不置、會脩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
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
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

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頤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頤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

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曰、也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

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告歸應舉
伊川曰、何不止試太學、良佐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
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
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
然起敬、遂禀學焉、嘗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
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
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文言舊多
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
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

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

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為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

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

闍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

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與歟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

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illegible]也嘗采祖宗故事為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稱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

遊、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偶困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第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曰、眞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

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囘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劄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簦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

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顥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

其故加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恠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項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既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廷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

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死起知温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

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

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
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
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
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
遂與九淵議論辨折、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
相傳只此心、九淵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
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
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
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
日熹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

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陛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

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荊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厔其俗嘗夜與僚屬皆坐吏自有老

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埸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疊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逕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

日稅人立增卒年五十四諡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

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有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郎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

千萬邀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拔慈父母願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母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

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常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敎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

鶩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

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骸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

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
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
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
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
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
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
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
通貫曰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遂古之初
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
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

非湯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雖自愼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意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

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

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
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
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餠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
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足采也故繼此
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
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
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曰
聖學無所爲既無所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
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
無所爲而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

欲先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强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强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

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汲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王而百

如猶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哉、

長補短、其利百倍、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強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儒臣傳卷三十二終

行業儒臣論

或問於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敎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旣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韓子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

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於此而可輕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實學道期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君子之儒可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悞後

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時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大是）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毆而死

景帝時用不着矣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
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
不願見吏索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
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
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
雖爲然今亦罕矣
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
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
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
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

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

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腐儒自肯若此好看不好食也）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所謂是似之言雖君子不能無惑）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天子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
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
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
此人真用
有飢乏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拯
得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不便乃
止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丙吉
為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
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三公
必望
之乃可
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

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
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誰是賢明）
後廷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亂道胡說）
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即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怪不得矣）
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說的是）
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異好笑）
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利口亂信）
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如弄猿猴矣）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勲印

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
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
欲以爲相而望之子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
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
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
惡丶佞丶亂丶義丶
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
顯○等○後○門○
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
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
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
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因
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昏庸情狀如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
何用作醜
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
頭等先看下此一着矣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
何必
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

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不之官（有父風）

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

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禹貢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

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定陶王

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
以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
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
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長妻已
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
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
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

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戚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是
甚不恤
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

連歲用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閲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

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

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䟽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内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
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
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
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
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
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
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
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
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
未有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

本章擬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今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

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

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
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
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
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
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
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
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
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帝舅大司馬
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爲
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爲丞

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畢竟忠臣得便宜也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為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

一見決矣。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酧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顯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

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勑

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此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安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讌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弘乃離席免冠自言帝改容謝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屛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聖主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

非○論○理○法○當○然○即○

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

此○一○○舍[illegible]

當坐[illegible]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

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爲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章和元
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
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書連上
輒寑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
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終不聽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
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
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
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
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並寑不報

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巳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且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廷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薨

華竟忠直便宜

後數月而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

多矣

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天之報忠也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黃瓊　恩蔭

黃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瓊復稱疾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素慕瓊以書逆遺之曰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此至言也固亦但能言之耳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是

志士終無時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
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
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
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
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遷尚
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
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襃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

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齎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赤免〕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甚是〕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以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

堯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
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楊震　附蔡謨高頻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
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
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到卒于家震少好
學授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
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禮命衆人爲之晚暮而震志愈
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

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
十大將軍鄧隲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
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産
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
陵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
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
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

爲妻得襲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

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怨但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
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
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
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
許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怖遂共譖震云
自趙騰死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
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
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
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為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

畢竟正○人○得○便○宜○

奇

真

必復致大烏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勲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竟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出爲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

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貪贓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宜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

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劉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為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畱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燿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

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數曰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王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守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

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郤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爽罷卓使

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等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
横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
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埋出彪彪見漢祚將
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
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
○詭○得○可○怜○
犢之愛操為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
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
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
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廻師修又嘗出行籌

操有問外事遂爲答記敕守舍見若令出依次而通既而果然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黃初六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

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冦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時朝議皆同故亮不果移鎮太尉郄鑒卒拜謨都督徐兖青三州幷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遷

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上疏以疾
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
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不敢奉詔
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
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爲會稽
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
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
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
皇太后乃詔免爲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
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高熲勃海蓨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熲強明又習兵多謀計辟爲府司錄伐遲迥兵犯境諸軍至河陽莫敢先進熲自請行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旣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進位柱國及文帝簒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土熱水田旱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

窖儲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
六策九年晉王廣大衆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陳平晉王
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巳王不宜取
麗華遂命斬之王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
公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謂熲曰天文不
利宰相後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熲
又出白道進圖入積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
譖言高熲欲反矣帝從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
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　帝聞大驚乃免熲以公就第
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

禍本

道學可厭

托疾不朝遂有天下今令[illegible]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曰[illegible]內史省憲司復奏熲[illegible]請斬熲文帝不聽但除熲名熲為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至是除名熲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怨方新煬帝即位起長城行溺亂熲乃以為病不亦過乎煬帝謂熲訕謗遂殺熲宜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終